



《江南百景图》。

# 纸张上的风雅江南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近日，一款名为《江南百景图》的游戏颇为流行，游戏中处处充满了中国元素，从工笔画风格的场景设计到情节中时不时闪现的历史背景，这款游戏成功地将玩家带回了中国古代的江南水乡。

《江南百景图》之所以能够引起众多玩家的兴趣，就其本质而言，还是踩在了“江南”这个点上，恐怕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江南情结吧！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江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，它几经变迁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“江南”到底在哪里，但是，一提起“江南”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出现由一系列诗句构成的图像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其实，“江南”并不遥远，它早已扎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它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，所谓“江南百景”，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风景。

江南是温婉的，它象征着中华文化的精致与优雅，那是一种经历岁月雪雨而打磨出来的风流态度，它从容、闲适、处变不惊。游戏《江南百景图》的景致已经使万千玩家心驰神往，而翻看书本，看其中所记录的江南风雅则更是令人魂牵梦萦。

## 江南的吃与“痴”

提起江南的风雅，“吃”一定是要放在首位的，虽然是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但吃和会吃却是完全两码事，江南的吃食讲究精致，那一定是在生活温饱富足之后的余裕。

提起“吃”，随园老人袁枚可以说是个中翘楚，一部《随园食单》简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。打开《随园食单》，仅是目录分类就已经让如今那些自诩为“吃货”的人们望尘莫及，例如水产，袁枚就分为了“海鲜”“江鲜”“水族有鳞”“水族无鳞”四大门类；而如果细究其做法，那更是让当下很多名厨叹为观止，甚至连普普通通的猪头肉，经袁枚的设计也尽显雍容：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”，袁枚吃猪头也要先请人做一个大木桶，中间用铜簾隔开，“将猪头洗净，加作料闷入桶中，用火隔汤蒸之，猪头熟烂，而其腻垢悉从桶外流出”，其做工的复杂却又是一

般人所不敢想象的，虽然吃的还是那个猪头，但是木桶、铜簾从设计到使用过程中的巧思却和盘托出了制作者生活的精致。

袁枚的“吃”，正如山水图卷，该繁则繁，该简则简，繁者悉心勾勒，简者大胆留白。《随园食单》里有一味“白片鸡”，做法如下：“肥鸡白片，自是太羹、玄酒之味。尤宜于下乡村、入旅店，烹饪不及之时，最为省便。煮时不可多。”这道菜太简单了，简单到袁枚只顾得回忆它的味道而懒得去写其做法，只是到了最后，突然想起鸡不宜久煮，便又匆匆补上一句，以飨读者。

不仅如此，袁枚吃东西还讲究个“天时地利人和”，什么季节该吃什么，什么季节备下什么，哪里做的菜好吃，哪里做的菜不能吃，在袁枚心中都有一本明白账。虾子勒鲞，就要在三伏天吃；黄芽菜，一定得吃“北方来者”；瓢儿菜要吃被雪压过的；苔菜心要春天腌制，到了夏天才吃；小松菌做好后两天必须吃完，不然味道就变了。袁枚吃东西，大酒楼不一定合口，如五柳居的招牌菜“宋嫂鱼羹”，在袁枚眼中也只不过是“酱臭鱼败”的“徒有虚名”，而真正让袁枚中意的则是牛首山下晓堂和尚做的豆腐干、春圃方伯家做的萝卜饼、苏州都林桥做的软香糕。袁枚吃东西自成一套，诸多讲究不一而足，却处处呈现出江南士子对吃的“痴”来，百般食材一一加以品味，这没有一生的时间，恐怕是难以完成的。

如今的江南菜，这份痴心仍在，无论食材贵贱，但讲究个不时不食，一旦错过了，就宁可再等一年，随园老人的风雅仍在江南传承着。

## 江南的衣装

要说江南风雅，吃还常在人所不见之处，“多有不足为外人道”的意思，那么穿则能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审美趣味展示在外人面前。

要是说起“穿”来，没有哪本书能比得过《红楼梦》了。《红楼梦》写宝黛二人初见，贾宝玉一共穿了两套衣服，第一套是刚从外面烧香回来，“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

额，穿一件二色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官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，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”，曹雪芹写穿衣从来不惜笔墨，一件件纷繁复杂的锦衣将这位富家公子从头到脚打扮得光鲜亮丽，不但如此，这样张扬的花纹、热烈的配色，还处处显示出了贾宝玉不羁的性格；贾宝玉第二套衣服是一套家居的便服，“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，仍旧带着项圈、宝玉、寄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，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绛裤腿，锦边弹墨袜，厚底大红鞋”，这便看出贾宝玉的里外如一了，这些起居服饰穿在宝玉身上平实而不失格调，尤其是那袜子上的“锦边”，可以看出其在细节上的重视，而那“半旧”大袄则显示出了荣国府厚实的家底以及宝玉个人的底蕴。

可以说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穿衣方面的细节无不彰显着衣服主人的品位与性格，衣品如人品，与其

说这是曹雪芹有意识使用的一系列曲笔，倒不如说这是大观园中人物经数代积淀熏陶而与生俱来的气质，宝玉不可能每天都在琢磨衣着搭配，但是即使是那随意披上的“半旧大袄”也能使其卓尔不群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衣装正是江南的风雅，曹雪芹作为三代经营江宁织造府的曹家后人，更是深谙其道，他用衣装服饰展示着江南锦绣。衣装，不但是江南的面子，更包蕴着江南的底子。

## 江南的山水

从古到今，江南的山水总让人迷恋。江南文化的精致已经浸润透了山水，山山水水亦是世态人情，无怪乎唐宋诗人写江南，虽是写景，却处处有人，白居易忆江南“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”，晏几道梦江南“梦入江南烟水路，行尽江南，不与离人遇”。

山水之间，亦是江南风雅，但是天然的山水要么太远，不能揽游于俯仰之间；要么太实，不足以寄托士人之怀抱，于是，江南市井之中、文士家里，却又多了几处山水，虽经人为，但却巧夺天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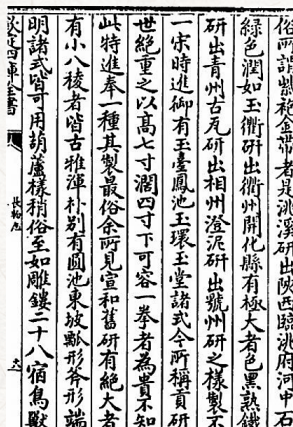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文震亨写有一本《长物志》，其中专门用了一章“水石”来记录这种神乎其技的山水艺术。所谓“石令人古，水令人远”。园林水石，最不可无”，在文震亨看来，纵有广厦万间，倒不如坐拥山水一方，即便是小而又小，微之又微，也足以折射三千大千世界，所谓“一峰则太华千寻，一勺则江湖万里”，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

想来晤谈与一室之内，却能畅游无限山水，这实在是一件人生幸事，又何况庭院中的山水往往要比真山真水更加动人，一花一草、老木修竹之间，都是主人的胸襟和情怀，江南的山水就像是工笔的国画，每一笔都浸染着人文的浓墨，江南山水无人不雅，有人却尽显风流。

在当下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江南的风雅渐渐地被世俗的焦虑所冲淡，人们常常沉浸于功名利禄，而忘记了一份自古而今的恬然和淡定，那么，停下来，翻一翻那些泛黄的纸张，字里行间的江南，将是我们灵魂永恒的栖止之地。



《红楼梦》书封。



《长物志》内页。



袁枚画像